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 画家俞晓夫的个展“表情”——俞晓夫闲聊艺术展, 1月22日将在索美W&S Art Space开幕, 展览为期一个月。最近十多年, 俞晓夫以陆续完成的国家历史画定件为人们熟知, 《司马迁回故里》《大先生鲁迅》《嘎达梅林》《尘埃》《辛亥革命宋教仁被刺》……但追溯“表情”的源头, 则要回溯到多年前, 俞晓夫在《新民晚报》副刊上连载过图文并茂的《俞晓夫闲聊》, 展览作品的主题正是这个栏目精神的延续, 他怀念那段往事, 希望通过他《闲聊》里塑造出的、一个个称之为玩偶的中外小人物, 给我们以及自己在这个有时无奈又无助的冷暖世界里一点最深沉的安慰, 把当时未尽之言, 在今日徐徐道出。

1984年, 俞晓夫以油画《我轻轻地敲门》震动了整个美术界。一些评论家评论这幅画意味深远, 充满了人文精神, 敲开了中国新时代美术的大门。俞晓夫曾经把历史题材创作的跋涉之途比喻为“写作一部长篇小说”, 那么“表情”就是舞台上来来往往人物之间的对话片断, 只言片语, 却是一个个“小人物”短暂而

俞晓夫本周日起约你『闲聊艺术』

他的『表情』里有上海味道



《锈色人物》

俞晓夫画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展

□ 俞晓夫

严格来讲, 我应该算在上海老克勒这一档里, 只是外表看勿大出, 一点不刻意, 也没有定点喝咖啡的绅士风度, 不玩品牌, 只是闲暇时欢喜随手涂出点外国漫画小人白相相, 可以说媚外是没有的, 蛮好, 现在居然变成了一道菜。

所以, 无论圈内还是圈外, 线上还是线下, 大家对于我的绘画风格有个一致的观点, 即典型的上海味道, 是的,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老上海是座风情万物的城市, 由于几十年的浸润, 我会多少有些婉约, 但同时不误宏大叙事, 照样也具有敢问天下的历史担当。党的一大会址的作品摆在那里, 就是个证明。同时, 我也习惯用法国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之意识流的写作方式去作画, 当然还会有些幽默、灵动, 那是上海本地产的,

或许是自身就有的, 也许曾经被贺友直和程十发启蒙过? 说不定的。同时一定会夹杂着上海老弄堂里散发出来的市井气息, 聪明狡黠。当年我穿穿梭梭像一个自由撰稿人, 混迹于连环画、外国文学小说插图领域, 漫画则一直是个人偏爱, 对中外漫画家如数家珍, 包括郑辛遥。我是江湖虽杂但涉足甚广, 自然历练有加, 得心应手。所以直到今天, 会盎然之趣味依然不减, 趁贺岁本命虎年之际, 举办这个纸本小展。想当年可以从莫泊桑的《一个儿子》一直追到阿历克斯·赫利的《根》, 甚至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还念念不忘想起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 通过连环画的方式找到上海新民晚报, 在它的副刊上进行连载, 和大众分享之。可以这么说, 我是个在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间来回走动的杂家, 大画小画互补, 完全没有井水不犯河水这一说。

■ 《一对》

俞晓夫画



《知识分子》

俞晓夫画

深刻的惊鸿一瞥。

作品《锈色人物》, 是他造型库里提出来的几个旧时人物, 一个中国乡绅提笼折扇, 画家在他嘴角上“粘”了一点鼠须, 世故之气俨然, 背后的老外, 一双白眼睥睨, 如捕食的鹰般贪婪, 俞晓夫认为, 这正是野蛮时代的存照。在作品《人们》中, 他玩造型, 让每一张不同的脸都很有故事, 画家希望通过自己的手, 将他们刻画出来, 留下他们的表情, 或自己继续研究, 或留给历史。在《泥金纸》中, 他就是在泥金纸上作画, 玩偶们跃然纸上似乎有了宋徽宗的贵胄之气, 仿佛有重彩, 也有素描, 还有漫画人物的夸张。

俞晓夫画面中的细节都是飘忽在他特有的气息中的痕迹, 若即若离, 似是而非, 弥漫在闪烁不定的光晕中。他只营造氛围, 凭记忆梦游般地工作, 出出进进, 喃喃自语。他在创作时尽量排除现实的干扰, 或者说在躲避现实, 以便脱离这凡俗的世界而进入自己的气场。而恰恰是梦呓般的写意, 这一概念最富有中国表情。

言归正传, 这次纸本个展, 其实也是值此机会有意无意测试一下, 轻松轻松自己, 所画主题是曾经在上海新民晚报副刊上连载过的、图文并茂的《俞晓夫闲聊》的延续, 很怀念那段往事, 好像言犹未尽。

《表情》是我个展的题目, 其实和我的大画一样, 意在通过我《闲聊》里塑造出的、一个个我称之为玩偶的中外小人物们(包括新近应景加入的老虎), 通过他们萌萌的表情, 给这个有时无奈又很无助的冷暖世界, 给他们自己, 其实是给我自己一个最深沉的安慰, 所以我要十二分地感谢我所塑造的玩偶们, 他们已经走出了我的笔端, 他们属于大家。

市民滨江生活图鉴

钢笔画家汪伟民5年勾勒30米《上海滨江长卷》

整整5年, 每天15个小时的创作, 画家汪伟民用钢笔一笔一画勾勒出完整的《上海滨江长卷》。2月3日至3月26日, 这幅30米长、1.2米高的巨幅钢笔画即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画上海——漫画中的上海风情画展”上亮相。汪伟民说: “作为一个画画的人, 我想用这支画笔为家乡记录下城市发展的印记, 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留住根。”

初心

汪伟民对绘画的热爱传承自父亲。1962年, 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 父亲业余时间最爱用钢笔在纸上涂涂画画。耳濡目染的汪伟民上小学时对钢笔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大学期间, 汪伟民跟随著名旅法油画艺术家方世聪学习油画。毕业后则辗转同济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授课。

直到2000年, 他重新拾起钢笔, 回归钢笔画的创作。“钢笔画是我爱上绘画的初心, 也是从小梦想。”

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下, 他鼓起勇气“画点别人没画过的东西”。第一次挑战长卷, “5年时间, 我一共画了4个版本的《上海滨江长卷》, 从最初的10米长卷, 到现在30米的版本。”

他介绍, 长卷对于创作者空间把握的能力要求更高。因为黄浦江岸并不是笔直延伸的, 要将滨江美景铺陈在一张笔直的长卷上, 就要不断地“微调”视角。创作期间, 汪伟民几乎每周都要去滨江走一走, 在不同的角度拍照取材, 留下照片多达数千张。此外, 汪伟民家

里的画室只能让他将长卷展开不到两米, 他只好把画纸卷起来, 一截一截画。“这样有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没办法看到整体, 只能靠想象。”所以在画到第三版时, 汪伟民特地找朋友借到上海书城7楼多功能厅, 将画卷完整地展开, 花了7天时间对草稿进行了一次大改。

乡情

无论是作画的形式, 还是笔下的作品,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汪伟民骨子里始终流淌着对家乡的热爱。汪伟民笔下的滨江, 不仅有惟妙惟肖的建筑, 还有正在骑行、跑步、喝咖啡的路人, 俨然一幅上海市民滨江生活图鉴,

“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 我在长卷里藏了一百多个人物, 画的不光是景, 更是生活和故事。”长卷完成后, 他还特地印制了缩小版的文创产品, 为长卷标上了每一栋建筑的中英文名称, 作为“建筑可阅读”项目的创意伴手礼。“我希望新老上海人, 都能真正认识这座城市, 就从滨江开始。不过, 我感觉这次做的还不够完善, 下一回再印, 要加上二维码, 附上每一栋建筑的历史和故事。”

画完“一江”, 汪伟民又开始着手画“一河”。有了《上海滨江长卷》的创作经验, 他准备在两年时间内完成35米《苏州河长卷》的创作。汪伟民介绍: “苏州河33座桥、18道湾, 沿途无数老建筑, 更有故事可讲。这次, 我要在当中放上一千个人物, 用这些人表现建筑的灵魂, 讲述历史故事。”

本报记者 吴旭颖